

汉语拼音的故事

HANYU PINYIN DE GUSH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汉语拼音是一个历史事业，这本书告诉我们它播种、发芽、生枝、长叶、开花的整个过程。这本书还使我们認識汉语拼音是一个革命事业，我們應該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，繼續努力，使它結出美好的果实。

汉语拼音的故事

倪海曙 著

刘开申繪图 趙白山裝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南京西路16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· 杭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: 810051 (高)

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28}$ 印張2 $\frac{2}{7}$ 字數44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2000

統一書号: R10024·2069

定价: (3)0.15元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“汉语拼音的故事”講的就是汉语拼音的历史。

我們今天有了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并且大家在学习“汉语拼音方案”。

“汉语拼音方案”是我国汉语拼音历史上的一个新發展。

我們学习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应该知道它是怎样来的，也就是应该知道一点汉语拼音的历史。这样我們的学习才更有兴趣，更能得到鼓励。

汉语拼音是一个历史事业，它有播种、发芽、生枝、长叶、开花、結果的整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現在才到开花阶段，还没有結果。我們应该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，繼續努力，来完成这个事业。

因此，了解它的历史十分必要。

这本小書是写给青少年們看的。他們是祖國一切改革事业的接班人，我國近代許多偉大的改革，果子都要結在他們身上。

这本小書一共分32节，从古代的声音分合現象和汉字拼音方法，一直講到“汉语拼音方案”的产生。这是一个整个故事，不是許多故事，因此每节之前不再加什么題目。

1

世界上的东西，都有分有合，有合有分。

分和合，合和分，是一件东西的两个方面。

科学的研究，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，它的研究对象之一，就是事物的分合面。

它研究一件东西分开来是怎样的，合起来又是怎样的。

知道怎样分，才知道怎样合；知道可以分成什么，才知道可以合成什么。

由于对自然界的東西进行了分合的研究，人类就增加了对自然界的知識，用来为生产服务。

世界上的物质，种类很多，多到数不清。

但是在化学家眼睛里，这只是一个方面——合的方面。这许多物质都是合成的东西。

在化学家的眼睛里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——分的方面。化学家还要分析所有的物质是什么东西合成的，而且一分再分，分到不能分。

分到不能分的東西，就是合成世界上一切物质的基本物质。

这类基本物质，化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元素”。

世界上合成的物质，种类多到数不清；但是基本的物质，种类很少，只有百来种。

因此在化学家的眼睛里，一方面是物质的种类很多，另一方面也是很少。

化学家对物质的看法，比我们要全面。

因为掌握了物质的分和合两个方面，化学家也就成了人类中的造物者。

化学家用化合的方法，创造了許多新的金、新的銀、新的銅、新的鉄，創造了許多工业原料，用合成的新物质制造許多新东西。

这方面我不多举例了，你們学过化学，已经知道；或者学了化学，就会知道。

我只是借化学来提醒你們，世界上的东西大多是可以分，也可以合的。

我們人类說話的声音也一样。

有了分合的概念，才能听我講汉语拼音的故事。

2

我們人类說話的声音，种类也不少。

我們說汉语普通話，就要用到四百零九种声音。

但是这四百零九种声音，也只是三十种左右基本的声音合成的。

例如“爸”是一个声音，“媽”也是一个声音。

“爸”可以分成 b (撥) a (啊) 两个声音，“媽”可以分成 m (墨) a (啊)

两个声音。

把b(撥)a(啊)拼起来就是ba(爸),把m(墨)a(啊)拼起来就是ma(媽)。

你学过拼音嗎? 如果没有学过, 只消把b(撥)或m(墨)讀得輕一点, 短一点; 把a(啊)讀得重一点, 长一点, 合起来就是ba(爸)或ma(媽)了。

但是b(撥)m(墨)a(啊)是什么声音合成的呢? 它們能不能再分呢?

b(撥)m(墨)a(啊)就是b(撥)m(墨)a(啊), 它們不是別的声音合成的, 它們不能再分。

因此它們是基本的声音, 有个專門的名称叫“音素”。

这种道理不是很簡單嗎?

很简单, 可是人类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是簡單的呢! 正象你很小的时候就会叫“爸爸”“媽媽”, 可是怎么知道“爸”是b(撥)a(啊)合成的, “媽”是m(墨)a(啊)合成的呢?

懂得这个道理, 也就懂得“拼音”是怎么回事。

人类怎么会知道“拼音”的呢?

因为人类发现了說話声音有它分的一面。

开头未必知道得很細, 未必能把基本的声音很精确地都分出来, 只能把一部分基本的或比較基本的声音分出来。

但是既然能“分”, 也就知道“合”了, 就知道拼音了。

所以“拼音”是从“分音”来的。

能“分”才能“拼”, 能“拼”必能“分”。

“合”而不“分”，是人类說話声音的表面現象；从“合”到“分”，是人类对說話声音的探究結果；从“分”到“拼”，是人类对声音分合道理的聪明运用，而且用来为生产服务。

人类怎样把声音分合的道理用来为生产服务呢？

那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来創造文字。这种文字就叫做“拼音文字”。

既然說話的声音是拼合成的，那只要給二三十个基本的声音每种定一个符号，把說話的声音用这些符号拼写在紙上，这样就成了紙上的說話，也就是文字，就是拼音文字了。

文字的产生，与生产分不开。

生产必須記数、記人、記事，就需要文字。

生产必須傳播和繼承經驗，也需要文字。

至于社会发展、生产扩大，科学技术創造发明、钻研傳授，更非通过文字不行。

当然，不是拼音的文字，也同样能替生产服务。

但是拼音的文字，在现代能替生产服务得更好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它比較容易学：符号少，只有二三十个，記認不费时，不費力；同时写的和說的一致，会說話的人，基本上都能写文章。这就对学习生产知識提供了有利条件，給了大家一个方便的工具。

此外，它比較科学化，更能适合現代科学技术的要求，也更能增加生产管理的效率。例如我們今天有打字机、排字机、电报机等设备，通过拼音文字来使用它們，远比非拼音的文字要方便。又如我們管理一个工厂，要有很多的单据簿册，不管是人和事的記錄，都得根据一定次

序排列起来，才便于检查；拼音文字在这一点上，也远比非拼音的文字要方便。

这样，本来不用拼音文字的国家，就要考虑改用拼音文字，就发生了文字改革的问题。

我国是不用拼音文字的国家，我国就有文字改革的问题，就在进行文字改革的工作。

但是文字改革是近代的要求，而声音的“分”和“合”，以及“拼音”方法的产生，却是我国古代的事。

因此我的汉语拼音的故事，就要从古代讲起。

3

在我国，有两种性质的拼音：一种是不带有文字改革性质的；一种是带有文字改革性质的。

古代的拼音完全不带有文字改革的性质。

有些人认为拼音是外国的东西，是近代才有的，是有了文字改革才提出的。

其实我国在很古的古代，就已经有声音“分”“合”的感觉；在一千七八百年前，就已经有正式的拼音方法，不过不是用字母的罢了。

就从拼音方法的正式产生和使用算起，汉语拼音的历史并不比现在所用的汉字楷书短多少。

所谓汉字“楷书”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学、所识、所用、所写的那种汉字。

以前的汉字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拼音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傳統，不过由于用的不是拼音文字，大家对这件事情不很注意。

我国古代的拼音方法，也的确麻烦一点，除了一批音韵学家以外，懂得的人很少。

这就更使这种傳統与广大人民无关。

但是我们文字改革的終极目的既然是实行拼音文字，那末我們迟早得追認追認祖宗。

4

在很古的古代，我們的民族也好，人家的民族也好，都已經感觉到声音是可以分的。

我說“感觉”，而不說“知道”，因为“感觉”和“知道”不同。

“感觉”就是发觉有这么一回事，却不懂原因是什么，道理在哪里。

“知道”比“感觉”要进一步，既看到現象，也掌握本質。

凭什么說很古的古代，人类已經感觉到声音是可以分的呢？

凭詩歌的产生來說的。

在很古的古代，就已經有詩歌。

詩歌是押韵的。

韵是声音的收尾部分，押韵就是一个字收尾部分的音跟另一个字收尾部分的音相同。

既然有收尾部分，当然也有开头部分；感觉到声音有“头”有“尾”，

不就是声音可以分的嗎？

在我国古代，有“前声后韵”的說法：“前声”就是一个声音的开头部分，“后韵”就是一个声音的收尾部分。这就是說，古人至少已經意識到声音可以分成前后两大部分：在前的叫做“声”，在后的叫做“韵”。

我們如果学过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知道声音一般都是由“声母”和“韵母”拼合起来的，例如 b 是“声母”，a 是“韵母”，b 和 a，“声母”在前，“韵母”在后，一前一后，拼成了 ba（爸）的音。

什么叫“声母”，什么叫“韵母”呢？知道了古代有“前声后韵”的說法，也就明白这些名称为什么这样定了。原来“声母”是代表“声”的，“韵母”是代表“韵”的。

古人由于意識到声音是由“前声后韵”合成的，于是不但編詩歌能押韵，并且还用来創造許多“双声叠韵”的詞。

“双声”就是“声”相同，“叠韵”就是“韵”相同。“双声叠韵”的字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声音和諧好听，容易記憶。

古人用“双声叠韵”的字創造一些什么样的詞呢？

首先給草、木、虫、鳥、野兽起名字。

古人給虫类起的名字中如“蜘蛛”(zhizhu)，給鳥类起的名字中如“鸳鸯”(yuanyang)，到今天也还在用。

其次給自己起名字。

古人的名字中有很多是用双声叠韵字的。例如周朝的人名中，袁濤涂(Yuan Taotu)、提弥明(Ti Miming)、王孙弥牟(Wangsun Mimou)、淡台灭明(Tantai Mieming)、曹翰胡(Cao Hanhu)等都是“双声”；晋奚齐(Jin Xiqi)、乐祈黎(Yue Qili)、叔孙州仇(Shusun Zhou-

chou)等都是“叠韵”。

秦始皇的两个儿子扶苏和胡亥：“扶苏”(Fusu)是叠韵，“胡亥”(Huhai)是双声。

大概周秦的时候，这种风气很盛。

再其次是创造许多修饰性的形容词、副词。如“窈窕”(yaotiao)、“辗转”(zhanzhuan)等等。

5

古人对于声音可以分合的那种感觉，不但表现在押韵和使用双声叠韵字方面，还表现在文章的修辞方法上。

古代有这样一种修辞方法：把一个字的音，分成两个来写，或者把两个字的音，合成一个来写。

把一个字的音分成两个来写，就是写成两个字，前一个包含原字的“声”，后一个包含原字的“韵”。例如古代有一个山名叫“谷丘”(Gu-qiu)，在一本叫做“左传”的古书上，把它写成了“句瀆之丘”。“句”古代读 gou(勾)，包含“谷”(gu)的“声”g；“瀆”念 du，包含“谷”(gu)的“韵”u；“句瀆”就是“谷”，“句瀆之丘”就是“谷丘”。

现代北方话把“孔”(kong)叫做“窟窿”(kulong)，也就是这种修辞方法的一例。“窟窿”的“窟”(ku)包含“孔”(kong)的“声”k，“窿”(long)包含“孔”(kong)的“韵”ong。把“窟窿”合起来，就成了“孔”(kong)了。

还有把两个字的音合成一个来写，那就是写成一个字，这个字里包

含前一个字的“声”，也包含后一个字的“韵”。例如古代有一个人，名叫“邾娄”，在一本名叫“公羊傳”的古書里，說他后来改名“鄒”。“鄒”(zou)就是“邾娄”这两个字合成的音；“邾娄”古代念似zūlou，“鄒”(zou)就是用“邾”(zū)的“声”z和“娄”的“韵”ou合起来的。

这种方法，現代人也有用的。例如有一位語言学家叫“王力”，他原来的名字叫“王了一”。这“王力”的“力”(lì)，就是“了”(liǎo)“一”(yī)两个字音合成的。

当然，不光是起名字用这种方法，造其他的詞，古人也有用这种方法的。

現代人說話里头，北方人把“不用去”說成“甬去”，“甬”(bong)就是“不”(bù)“用”(yòng)的合音；苏州人把“勿要去”說成“嫠去”，把“勿曾去”說成“嫠去”；“嫠”(fiao)就是“勿”(fēu)“要”(iao)的合音，“嫠”(fēu)就是“勿”(fēu)“曾”(z'en)的合音。这是古代修辞方法的遺留。

这两种修辞方法，在两千七八百年前就有了，說明我們的祖宗很早就感觉到声音是可以分合的了。

古代沒有語音学，古人也沒有学过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他們凭什麼感觉到的呢？

凭舌头和耳朵：用舌头說話，有些音讀快了，耳朵就听成一个音，所謂“急声为一”；有些音讀慢了，就听成两个音，所謂“慢声为二”。至于声音怎样分成“前声后韵”，哪些声音是“双声叠韵”，更要靠耳朵去分辨了。

感觉到声音可以分，这已經替拼音播下了种子；感觉到声音可以合，这已經替拼音培植了萌芽。可惜我国用的不是拼音文字，这些种子

和萌芽沒有能很早和很好的生长发育。

最古的古代，它的汉语拼音的故事，我只能講到这里为止。

6

現在把時間再移后一千年，从两千七八百年前的周朝时候，来到一千七八百年前的汉朝时候。

一千七八百年前的汉朝时候，已經是历史上所謂“东汉”时代了。

那时我們已經有了拼音的方法，这种方法叫做“反切法”。

那时的古書上已經正式用这种方法来注音。

我們的課本上有生字，古書上也有生字。

为了帮助人們識字，古代的学者們就把古書上的生字注上音。

注音先是用一种“譬况”的办法，告訴人这个字是怎么发音的。

这种方法很笨，注音的人說得很吃力，讀書的人也看得很吃力；而光是知道嘴要怎么張、怎么閉，舌要怎么高、怎么低，牙要怎么开、怎么合，气要怎么长、怎么短；不一定就知道这个音怎么发，这个字怎么念。因此，当然行不通。

后来又用一种办法，叫做“讀若法”，就是用讀音相近的字来举例。这比“譬况”法要具体一些，可是仍旧讀不准音，只能知道大概的讀法。因此，也不好。

再后来又想出另一种办法，索性用讀音相同的字来注音，叫做“直音法”。这种办法当然解決問題了，可是有些字找不到声音相同的字；有些字虽然声音相同，却比要注音的字还难識，注了等于沒有注。例如

有的字典上把“上”注做“尙”，把“海”注做“醴”。試問一个人要是不識“上”和“海”，怎么会識“尙”和“醴”呢？因此，这办法也不完全行得通。

那怎么办呢？

古人想到了声音可以分合的道理，研究了这种道理，想出了拼音的办法。

既然声音是由“前声后韵”合成的，那末把一个生字的音分成“声”和“韵”，“声”用一个字代表，“韵”也用一个字代表，把这两个字注在生字下面，讀讀書的人自己去合起来，不就得到这个生字的音了嗎？这种办法就叫“反切法”。

这是聪明人給聪明人想的办法。想这办法的人，自己懂得声音分合的道理，以为人家也懂得这道理。其实有些人是不懂得这道理的。

但是不管怎样，这总比其他几种办法要好多了。因此从一千七八百年前起到近代，它一直是我国一种正规的注音方法，也是我国一种傳統的拼音方法。

7

这种拼音方法的名称，在我們今天看来是很特别的：怎么叫“反切”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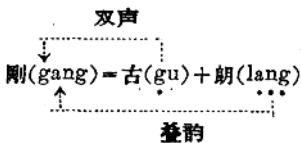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“反切”就是拼音的意思。有一个古人解釋得很好，他說“反切”就是“反復切摩而成其音”。

我們学习“汉语拼音方案”練習拼音时，要拼一个 ba，就得把 b 和 a 連在一起反复念好几遍：b——a，b—a，b-a，b-a，ba。这就是“反復

切摩”，就是“反切”。

“反”就是“切”，“切”就是“反”。在古代，据说本来只用一个“反”的，意思是反复地念。后来到唐朝，皇帝看见这个“反”字很不高兴，好象用了老百姓会造反似的，下令不准用。于是就改用“切”，“切”的意思是“如切如磋”，就是磨玉石似的反复来回摩。再到后来，“反”“切”两字连在一起用，成为一个专门名称了。不过仍旧有读书人战战兢兢，不敢用那个“反”，把它改成“翻”，所以“反切”在古书上也有写成“翻切”的。

“反切”的方法就是根据“前声后韵”，把一个字的音分成两个；再根据“双声叠韵”，把两个字的音合成一个。例如“刚”是“古郎切”，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，就是：



为了拼“刚”(gang)的音，定反切的人先把“刚”(gang)分成包含“前声”g的“古”(gu)和包含“后韵”ang的“朗”(lang)。用“反切”的人知道“刚”和“古”是“双声”关系(“古”的“前声”就是“刚”的“前声”)，“刚”和“朗”是“叠韵”关系(“朗”的“后韵”就是“刚”的“后韵”)；于是把“古”的前声g和“朗”的“后韵”ang拼成了gang(刚)。

这样解释，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？

总之，反切法的拼音与汉语拼音字母的拼音有很大不同。汉语拼音

字母的拼音是直捷了当的，“刚”(gāng)就等于 g+ang。但是反切法的拼音却要经过一番曲折，“刚”是“古朗切”，并不等于“古+朗”，而是等于“古”的“前声”+“朗”的“后韵”。这叫做“上字取声，下字取韵”。

8

看了“反切”法的举例，大家一定会说：这不方便！

的确不方便。

第一，这要有分音知识的人才能用，否则怎么知道“上字取声，下字取韵”呢？

● 第二，这要识很多字的人才能用，因为用来作“反切”字的汉字是不统一的，你用这两个，他用那两个，用到一千多个；识字不多的人，连反切字也不识，怎么能切音呢？

此外，还有古代和现代读音的不同，古代定的反切字，现代用来拼音未必准确；又有方音的不同，甲地定的反切字，乙地用来拼音也未必准确等等。

但是不管怎样，这是一种拼音方法，这是我国在一千七八百年前就已经有的一种拼音方法。

9

汉朝以后，是魏晋南北朝：

这是反切法在历史上最盛行的时代。

这时候出现了許多根据韵序排列的字典，叫做“韵书”。

什么叫“韵序”呢？就是把所有字音的“后韵”加以整理，每种“后韵”用一个汉字代表，叫做“韵目”；然后把这些“韵目”根据一定次序排列起来，就是“韵序”。

根据“韵序”排列的字典，凡是“后韵”相同的字，都列在一起。

“后韵”相同的字，它们的“前声”未必相同，因此读音也不相同。于是在这些字下面，又用反切法给注上音，就象我们今天的字典，每个字都用汉语拼音字母给注上音一样。

这时代，反切法正式用到字典上去了。

这时代，人们对于声音的分合似乎特别感到兴趣，这方面的知识也特别普及。

人们不但做诗押韵，做文章也押韵。这种押韵的文章叫做“骈文”。

人们不但做诗做文章押韵，平常说话也讲究用“双声叠韵”的字眼。谁越会用这种字眼，谁越风雅。

这种“风雅”没有意思，但是那时拼音知识的普及却很有意思。

拼音知识在那时怎么会普及的呢？

这与佛教的传入有关。

东汉时，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西藏和新疆（那时称做“西域”），又从西藏和新疆传到中原和江南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佛教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了。

印度用的是拼音文字，西藏和新疆一些民族用的也是拼音文字。宗教离不开经典，于是印度和西域的拼音文字也跟佛教一起传进来了。

拼音文字的佛经传到中国以后，需要翻译成汉字。